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五卷 三千兩無心插柳 十萬元有意栽花

話說尤中書道：「後來就是這樣了，石瞎子既說是當兒子的，旁人那裡得到其中的委曲。就有一般貪圖石瞎子家有兩個錢，情願把女兒給約齋做老婆，石瞎子面子上也說不得什麼。於是選了裘秀才的妹子小名叫毛珠，大家都叫他『毛小姐』的。那毛小姐卻是個文明女子，什麼初等女學校的畢業生？同約齋同年歲的。但是毛小姐的臉蛋很不光標，是個胖而且黑的麻皮。怎地石瞎子選了這麼樣的一個媳婦呢？要是真真瞎子了。那末耳根子是不聾的。其中有個緣故。原來是三姨太太的主意。因為三姨太太愛上了約齋，假如選了個美貌的媳婦，約齋自然要顧戀了媳婦，把姨太太丟了。所以撮弄著石瞎子娶了裘家的毛小姐，將來小夫妻倆的愛情一定淡薄，同他愛情就可以保得久長。三姨太太的心思其實靈巧不過。過了些時，約齋成親之後，不出三姨太太之料。及至石瞎子故世之後，約齋便六轡在手、縱送自如。別的都不用說，即如他生父木老圓喜得他兒子掌了這麼大家私，那好處必定比著石瞎子在生的日子越發多了！豈知石約齋眨眨眼，居然不認了！倒說木老圓駕詞誣詐，一翻臉把木老圓送本縣衙門去，當他流氓拆梢。」

那本縣大老爺姓刁，綽號刁瞎子。本是做皮匠的出身，不知道怎樣發跡起來，直做到「堂堂百里侯」。有的說，這刁瞎子的皮匠不是低微守舊的匠，卻是文明高貴的皮匠，專做外國人穿的皮靴子，外國人歡喜穿那靴底，走起來發響的靴子。這都是上流社會「正誠君子」需用之物。以為老遠的，已使人知道有人來哩。假如別人正乾著秘密事件來不及掩飾。總而言之，不肯窺探別人的隱私，存心忠厚，做事大方之意。那刁瞎子製造的靴子，那發出來的聲浪彷彿打八音琴似的好聽。所以大家都歡喜買他的靴子穿，因此發起財來哩。

我們中國人的性質，做官原是最高興的，稍微累積了兩個，誰沒意思弄個官來做做！所以外國人曾經算出我們中國官的數目來，大約十人之中已占了一人是官了，倒像武營體制；十個人之中提出一個什長來，管教那九個人。所以仕途的擁擠、流品的夾雜，要算地球上放出一道五色繽紛、燦爛可觀的大異彩。因此《官場現形記》一書，只有我們中國編得出，日新月異、層出不窮，動輒數十卷，鑄字百萬言，還且如將不盡，來之無窮。我們中國的出產，可以傲視五洲、爭衡萬國者，唯一部《官場現形記》，不怕外國人仿做得來的，豈非利權獨擅的一件好物事嗎？

爛言掃去，正傳編來。且說刁瞎子刁大老爺在官場流品之中，也算得上中的出身，其實是個有技藝的商人。但是商人，那金錢主義益發看得重些，聯絡地方上的紳富，手段愈覺能耐得多。所以石約齋同刁瞎子非常的說得來。刁瞎子貪圖石約齋手裡有兩個，石約齋借著出入衙署的聲威，裝做自家門面。他倆真所謂「以勢利交」者的哩。當日刁瞎子接到石約齋的稟詞，彷彿奉了憲帖似的，連忙簽差把木老圓提到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打了三百板子，一面大枷枷到石約齋門前示眾。刁瞎子便把石約齋請到衙裡，道：「老哥所委的事，兄弟已經照辦了。還且把這姓木的枷到府上邊，舒舒老哥的氣。這是兄弟分外的孝敬。」

石約齋忙作了一揖，道了謝。刁瞎子又道：「究竟這姓木的到底怎樣的意思？這種話，豈可亂說得的？兄弟心裡其實作怪。橫豎事情已完了，老哥不妨當做閒話似的談談。」

石約齋道：「治生的家事通在老爺台洞鑒之中。這又何必問呢？」

刁瞎子忽然做出著慌的狀態道：「呀呀！前兒不是說老哥原是這木老圓生的，兄弟原不很信。這兒老哥委托兄弟給他一點子利害瞧瞧。兄弟想來前言必有虛假，所以才有這個舉動。老哥是明理的人。譬如想呢，天下那有把生身父母反顏不認，好似陌上人是的是？這也罷了。還且把生身父母送衙門當流氓呢，是不是哇？所以兄弟決計把這木老圓斷他個不本分的光棍，辦他個枷責。老哥若然說前言不虛，這倒要請教老師是個什麼意思？必是同兄弟有什麼過不去的區處，才同兄弟玩這麼一玩法。兄弟是吃不住的。」說時把一臉的笑容慢慢的淘汰個絕淨，漸漸的變做了一臉的怒容，仰著臉，拈著幾根軟黃鬚喘氣。石約齋看看刁瞎子的神色大有不然之意，心上有點兒著慌，道：「老父台明監……」

刁瞎子剪住道：「胡說！我知道什麼？你這樣的和我玩，上憲知道了，只道是我和你串通了，釀成這麼天不蓋、地不載的逆案嗎？你是不要緊，手裡有錢，還怕什麼！我拿功名來和你拌，卻合不來。我這功名花上論萬銀子呢！」

石約齋原是聰明人，什麼都懂得來，知是要敲一記竹槓了。因把兩個指頭一伸，道：「治生知罪了。望老父台周旋體面。」刁瞎子一看，來了，以為兩個指頭是兩千之數，心裡其實已夠了，姑且試之，說道：「老哥是明白人，再高升一個指頭。老哥，還是兄弟拉交情呢。」

石約齋滿口應承道：「治生回去，馬上送來。」豈知石約齋只送去三百銀子的一張支票。刁瞎子看了，大怒道：「這個人可惡！這幾兩銀子，要他做甚？」於是簽差把石約齋提案當公事辦。石約齋笑道：「索詐的把柄落在我手裡，要和我說一句，省裡去說。」

差人得了約齋的賄，不肯動粗，只得把約齋如何說法回復了刁瞎子。刁瞎子倒也沒奈何他。只得同他軟商量，借五百銀子。石約齋決計要刁瞎子立文契、蓋縣印，那麼一千銀子也使得。刁瞎子道：「寫張借帖還使得，若要蓋上縣印，恐怕使不得。這是兄弟的私事，並不是地方上的公事呢！」商酌了幾次，刁瞎子到底看銀子的面皮，立了一張借據，蓋了縣印，向石約齋借了一千兩十足庫平紋銀。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。「後來曾聽說這石約齋入了商界，什麼公司總理哩，什麼洋行買辦哩。商界上稍微有一點兒名氣，大家都曉得商界場中有石約齋這個人。這兒不知怎的？直是舉他做代表哩！門生倒要打聽打聽明白哩。」

黃大軍機聽了尤中書說自約齋的歷史，喟然歎道：「代表，何等尊重！雖是他們胡鬧，究竟是代一般國民的代表，這樣沒人格的人混在裡頭，豈不吃外人恥笑？我們堂堂帝國，地大物博，人民廣眾，真真沒有人了？要這種樣卑鄙齷齪，不雌不雄的東西出來幹事。我實在容不得！」

尤中書道：「門生想來只怕這許多代表裡頭，還不止石約齋一個呢。內中光明正大、熱血可貴的人固然不少，但恐怕石約齋一流人物不止一個呢！」黃大軍機沉吟一回，道：「我是有道理，我是有道理……」

過了幾天，尤中書接二連三接到黃三亂子的電報，問事情辦到怎樣了？尤中書別的事情都辦穩貼了，就是自己的道台，也弄舒齊了。只是燕兒的一件事，來得疙疙瘩，還沒有想出好計較來。仔細一想，沒奈何！漂他一漂，橫豎湖北吃了一場巡捕房的倒蛋，到湖北去做官，保不住同外國人打交道。將來見了外國人，豈不乏味？倒不如指省到四川去，地方又好，差使又多……正在委決不來的當口，忽然得著一個消息：陝西藩台方方伯升署四川巡撫。方方伯原來是尤中書的親家。尤中書的姪兒媳婦卻是方方伯的堂姪女。有這一門的淵源，同黃三亂子的倚靠更是穩當哩。並且黃三亂子不過一個藩台罷哩。比方委差使，藩台還要稟請撫台；藩台名下該當稟請札委道府之差使，最著名的不過「銀元局」哩、「銅元局」哩。除此之外，好些的差使就不與藩台相干了。撫台那裡是多了，「牙釐局」哩、「善後局」哩……而且四川還有川鹽督銷的差使，那是著名的金飯碗。決計朝四川一跑。黃三亂子燕兒的交道，漂了完結。於是同吏部朽點定當，分發四川去了。曉行夜宿，不止一日。有天到了成都，租了公館。因為太太沒有同來，曉得四川的女子姿色極好，價錢又極便宜，只消一吊大錢一歲。譬如十五歲，就是十五吊錢，真是「貨真價實、童叟無欺」。所以很想買幾個來，樂得受用。於是上院稟到，會過同寅，便叫了人牙子到公館來吩咐：有十五六歲的上等姿色的女孩子領十個來相看。人牙子回道：「過三天才有呢。還怕要上等姿色的，還得再過幾天。」

尤中書於今既然是道員了，做書的也不便再寫他是「尤中書」，也得改寫他「尤觀察尤大人」哩！於是尤大人詫異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人牙子道：「因為新撫台方大人要選幾個絕色女子，所以先要送到院上去選准了，再敢送來大人公館選擇呢。」

尤大人聽了，歡喜道：「撫台也要買幾個女孩子嗎？你可曉得還是選幾個使喚的丫頭呢？還是……」

人牙子接過來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撫台大人因為五十多歲的年事了，還沒有少大人，因此，要選幾位姨太太。所以鄭重其事的傳諭出來。但不不過為著什麼？不許白天裡送進去，須得晚上打過了十二點鐘，才許送進去選呢。大約『燈下看美人，越發標緻』的意思。」

尤大人盤算了一會兒，忽然發笑道：「你別上撫台大人的當。有好的，只管送我來眩你知道，我同撫台大小是親家，很仔細內裡的底蘊，這位撫台大人是怕老婆的大王。決計是瞞著太太，偷背乾的事。久久歸根，沒有不穿繃的事。回來撫台太太尋根摘究起來，曉得是你送進去的人，你可吃得住？並且使幾個女子弄得不上、不落、不生、不死，你也犯不著作這個孽。」

人牙子躊躇道：「大人吩咐，未嘗不是。但是撫台大人限三天的期限，要送進去。假如過期不送去，只怕撫台大人不答應呢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你別慌！包管撫台大小，那怕三年不送人進去，也不來找你答話就是了。」

人牙子應允而去。尤大人便備了一個帖兒，使尤福送到院上舅老爺房裡。須臾，尤福回道：「舅老爺說停兒一準到翠子姑娘那裡奉陪。」

那舅老爺姓阮，號調笙，是撫台太太的堂房兄弟，年紀不過二十七八。撫台太太頂喜歡這個兄弟。調笙也竭力報效這位姊姊。所以方撫台見了這位舅老爺比老子還害怕，又是感激。何以感激呢？但還太太發性的當口，只有這位舅爺有本事調停。因此方撫台的權，太太拿其十之七八，舅爺拿著十之二三，方撫台唯唯拱手而已。尤大人聽說舅老爺滿口答應，心裡歡喜。於是預先到堂子班，翠子那裡伺候著。也沒有請別的客。良久、良久，足足抽了兩把的鴉片煙，阮調笙阮舅爺方得鮮衣華服，從者如雲，呼么喝六、哼而哈之的到來。鋒芒霍霍的道：「親翁，久待了！兄弟實在不得暇，親翁見招，又不敢不來。」

尤大人恭維了一泡，便替舅老爺接連燒了五七口煙，舅老爺老實抽了。四面一瞧道：「噢！別個朋友還沒有一個到嗎？」

尤大人笑道：「兄弟專請親翁小敘一杯，談談天。原沒請別的客。」

舅老爺點點頭道：「這麼著最好！兄弟頂喜愛知己談天，人多了囉嗶乏味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叨在至親，難道兄弟還摸不到親翁的脾氣嗎？」說著互相笑了一會兒。一時席面調排齊整，尤大人陪著舅老爺淺斟細酌，漸漸的說到人牙子所說的話，舅老爺駭然道：「親翁，這話真嗎？」

尤大人笑道：「兄弟曾說過謊話嗎？」

舅老爺忙道：「親翁兄弟失言了。這麼重大事情，兄弟稟過了家姊，這場功勞可是不小呢！」談話之間，又說到這裡督銷的差使很是不壞。最苦的區處，也可以摸論萬銀子呢。舅老爺笑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了。向來是頂好的差使，如今要變做頂苦的事情了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何也呢？」

舅老爺道：「親翁，不是外人，沒有說不得的事。如今有個紳富姓溫，綽號溫大模子的，他家有幾百口鹽井。這門子的人都聽他號令。真有本事，把持鹽務的一位闊人。曾經對兄弟商量，他情願報效一筆巨款，把全省的鹽包給他一個兒獨辦。鹽價也憑他一個兒做主。只消兄弟辦得到，他便送給兄弟的意思也有十萬兩呢。親翁想呢？溫大模子的手筆闊呢不闊？事情呢，果然穩得大利的。不過占了一句話，倒有點替他合不來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那一句話呢？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倒是辦釐金的徽號，可以移贈給溫大模子，沒一個字兒落空呢，叫做『病國殃民』是不是哇？」

尤大人笑道：「是呢，親翁只怕沒意思同這溫大模子想法子呢。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親翁傻了！這事就是我們姐夫也沒有全權的。只消拿到了他的錢，同他咨一咨部，撞撞木鍾看。部裡答應是他的造化；不答應算他倒蛋。難道同我們嘔還他的錢嗎？不過兄弟要全拿他的錢之後，那末對姐夫說動咨文。可惡，那溫大模子難說話的很！只肯先付三成，要籌部文轉了，一齊全付。兄弟是老實不答應的。家姐也不是傻的，所以延擱了這兩日子。方才溫大模子急了，說佃付也可以，不過要請個居間人兩面接頭。然而這居間人，倒是現成好事情。誰肯白勞呢？多少須得分兩個。家姐想來想去，這種好事情給誰呢？如今兄弟想起來了，親翁報了這個消息，家姐一定感激親翁不盡呢！這個居間人就請親翁做了罷。」

尤大人聽說非常歡喜道：「可以，可以！兄弟情願白勞。」

舅老爺道：「那是沒有白勞的事。稍微送一點人事，算不得什麼的。明兒溫大模子交了錢來，兄弟提三甲銀子送給親翁，隨便買一件什麼玩玩罷。」一時席散，各自回去。

且說舅老爺回到院上，探聽得方撫台沒進上房，還在佛樓上作晚課。原來方撫台頂信的是鬼神，燒香、吃素、念佛，每天裡忙個不了。除了朔望吃齋之外，逢一、七、十吃三官齋；逢四吃灶君素；逢二、六、九吃觀音齋；逢著二月、六月、九月吃一個月整齋；還且六月二十三、二十四這兩天不吃茶飯，但吃些瓜果，名為「淨齋」。因為二十三是雷祖的生日，二十四是火神的生日，雷祖、火神，是人見了最怕的，所以更加討好，吃這淨齋的以免「天打」「火燒」這兩件兇險的事。譬如逢著庚申日，便坐一個整夜，不敢睡，叫做「庚申」，還有不知怎樣的日子，只吃飯，不吃菜，名為「淡齋」。這許多才是方撫台的政事。或日家光於這幾件事，其實有點頭昏腦脹，吃不住了，所以一切事情老著太太鬧去。當晚舅老爺曉得方撫台還沒進上房去，便一徑來到上房見了姐姐「撫台太太」，撫台太太道：「兄弟，溫大模子的事情談得怎樣？」

舅老爺搖著頭道：「姐姐且別問這件事。姐夫反了！」

撫台太太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他可是糊塗嗎？做到這分位，也不小了，怎地還想奪皇帝做嗎？成功呢，果然快活；倘使不成功，那是滅族之禍！我說還是安分些兒的好呢！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不是這句話，不是這句話。姐姐纏錯了，姨夫並不是同皇上家反，卻是同姐姐反呢！」

撫台太太忙道：「那是越發不得了的事情了！他若同我反起來，這罪更重了！到底那麼著的反呢？」

舅老爺道：「昨天姐夫傳諭賣人牙子，限三天內，要選上十來個絕色女子，說是為嗣續起見，題目著實正大。姐姐想呢？這裡四川最多的是好女子，而且只要十來個，姐姐倒要提防著。」

撫台太太一迭連聲的道：「阿呀！阿呀！真真天翻地覆了。該死，該死！該死的奴才，他全不想這官是那裡的？他要想會得做官嗎？老實說不是我們姑爺照應，只怕他今兒還在釐金局裡當司事呢！還且他有多大能耐？不是你我兄弟兩個整日操心，即使有路子照應，到底也不會升到這麼著的快呢。他只知道做有辮子的和尚，吃素、念佛、燒香，如今倒要想弄一大堆的女子來快樂，還說要絕色的。真真笑話了！若說因為嗣續的計較，我又不是不會生育，不然那女兒是誰養的？是他一個兒的能耐嗎？阿呀，阿呀！只怕這兒已在那裡作怪哩！你想往常他佛樓上做晚課，沒有多大的時候。這幾天，終要打了三更才回上房來呢。」

舅老爺道：「這個呢，姐姐多操心了，兄弟擔得起。佛樓上原是清淨地，不是歡喜常況且還是昨兒同人牙子說的，限的是三天，今兒還沒有送上來呢。但是我替姐夫想，即使選上了一大堆的女孩子進來，不知道藏到那裡去？不要說十來個，就是一個兩個也斷斷藏不了的事。豈不是糊塗很嗎？姐姐倒不妨只做不知道，看著他怎樣的安置呢？」

撫台太太點了點頭道：「倒是好玩的事。瞧他怎樣的藏起來嘍！」又道：「這消息你聽誰說來？」舅老爺道：「是尤親家說的。」撫台太太道：「喲！尤親家現在這兒嗎？我只沒有見他，你倒會過來。」

舅老爺道：「尤親家到這裡不過兩三天呢。姐夫也會過了。姐夫曾說要請示姐姐。尤本是近親，不作興使親戚攔起來。委他個

什麼差使才合式呢？」

撫台太太道：「按著尤親家的才華、名望，只是委他個學務差使頂好。但是學務裡的差使，沒有好點的事情倒要說我們瞧不上親戚的情分，把這乏味的差使光面子哩。」

舅老爺道：「如今且別理會這個罷。就是溫大模子的一局，只消居間人一到場，銀子是現成的。尤道在姐姐分上也很熱心，即使不是親戚，也該調劑他一點好事情，何況是親戚呢？我想溫大模子的居間人調劑給尤道吧。」

撫台太太呆了一會兒臉道：「調劑他呢？怕不是好的事情。我素知道尤親家性格方正，脾氣很大。只怕這種事，不使他知道的好。倘使將來部裡准呢？自然沒的說：萬一不准，吃他梗在當中說一句公平話。那末真所謂『授人以柄、濟糧於敵』哩！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姐姐這是多慮了，姐姐當初只知道他是當少爺時代的尤心迴，做京官的尤心迴，自然由得他鬧脾氣，裝點些『正誠君子』的模兒在臉上。還不知道，如今做了道台的尤心迴哩。老實說，若是尤親家仍是鬧著以前的樣子，也斷斷想不著改捐外任哩。這種緣由一齊丟開，不要說印，就是姐夫傳話給賣人牙的一節，他若是仍舊高談道學，昌言倫理，端方正直的君子，也斷斷不肯說給兄弟聽。即此一端，可想他什麼都肯做得來。」

撫台太太聽了，拍手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你一說，我就明白了。到底我是婦人家，見識不廣，只曉得有句俗話叫作『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』。那裡知道做了官性格也會變化的？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官場原是個大洪爐，最容易的是移易性情，變化氣質，須要熔鑄得合式了，才得站的住腳。不然怕不吃這大洪爐逼得骨散形銷嗎？」

撫台太太笑道：「你的比喻，倒是恰切的。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，我們文案上的老總嚴鬍子還是道台任上，直到如今，這人怪不通融的。若是沒有這個怪老頭子，放著我們乾的事還要順手好些哩！很有幾件事都被他鬧翻，乾的不爽快。我想尤親家這樣的才華物望，黃大軍機如此賞識，福中堂還討了一頓白罵，一聲兒不敢噴一噴。既到這裡，還不配當個院上總文案嗎？尤親家拿了這麼大權同我們一氣，還怕什麼乾不來呢？」

舅老爺忽然把桌子一拍，道：「姐姐真想得到！而且還有一層，就是溫大模子的一局弄成了，還得具奏呢。這摺子，只怕嚴老兒又要作梗，倒不如連夜把文委一差先委了尤親家。而且同溫大模子接頭起來，說尤道是院上文案老總，溫大模子豈不要巴結。將來仰仗的區處，正是不少呢。若是尋常初到省的一個候補道，只怕溫大模子要說，尤觀察有這力量擔當這事嗎？吃他問一聲，就面子上不光輝了。」

撫台太太連說：「很是！很是……。」

立刻打條子，交文案上起稿，說「立刻辦成，當夜就發」。一會兒，送上稿來。撫台太太畫了押，交出去，發抄一會兒，又送上來。舅老爺填了尤道的名字，立刻送到尤大人的寓所，尤大人接到札子，喜笑都沒工夫了，巴不得等到天亮，裝扮停當，上院謝委。方撫台做完夜課之後，回到上房，太太已說過了。所以尤大人上來謝委，方撫台並不曾摸不著頭腦。還且幕府中放著這大名望的人倒也歡喜。除內姑丈外，又可以開一條黃大軍機的路子。頓又生出希望之心，要弄個總督來玩幾天。添了黃大軍機的一隻手，還怕扛不到嗎？因此著實灌了尤夫人兩鍋兒的糯米湯。須臾，尤大人下來，便步到舅老爺房裡謝過舅老爺的栽培。又央著舅老爺介紹，叩見親家太太。舅老爺道：「本是親戚中，頭裡也曾見過來，讓我說多。」

尤大人忙把手本拿出來。舅老爺拿了笑道：「權做一次跑上房的大爺罷。這筆包兒，要著實濃重呢。」

尤大人連忙打躬，笑道：「聽憑親家吩咐吧。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死的銀子不要，要活的元寶呢。」

說罷笑著去了。沒頓飯時，舅老爺笑嘻嘻的跑出來道：「請，請。」

尤大人便整整衣冠跟著舅老爺道：「家姐剛梳完了頭，在那裡用早點。家姐說好幾年不會親家了，很歡喜請見呢。但是叫兄弟關照親家，還是按著頭裡的樣兒，別鬧官場上的把戲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承親家太太的情！然而頭一次相見，還該按著屬員的排場冠冕些。不然，好教丫頭、老媽子等疑心嗎？兄弟還有一層表親在裡頭呢。」

舅老爺道：「按著表親排起來，我們比親翁倒長一輩了。」

說著已到上房堂樓上，只見兩個丫頭扶著一位撫台太太出來。尤大人忙提著銜名、磕了頭，又下了半跪道：「請憲太太金安！」

撫台太太還禮不迭。禮畢，讓坐。撫台太太陪著笑臉道：「官場的把戲，親翁已鬧過了，此後不許鬧了。還是同從前一樣，大家親熱些兒才好呢！」

尤夫人道：「遵親家太太吩咐。」又道：「親家太太丰采依然，越發的發福了。」

撫台太太道：「於今是老了！不中用了！親翁太太沒回來嗎？」

尤大人道：「因為路遠，內人吃苦不起，所以沒來。」

舅老爺笑道：「親家太太果然是個美人樣兒，休說蜀道崎嶇，就是京裡還不高興哩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原是哇！忒煞嬌養了。也是很便當的事。」

撫台太太笑道：「如夫人怎地不同來走走。」

尤大人道：「沒有買妾，侍生也不肯乾這麼沒良心的事，親家太太也素來知道的。」

撫台太太瞧著舅老爺道：「尤親翁不過三十多歲的人，好幾年跑在外頭，還不肯弄個身邊人。我們那個老變的，倒還不安分。真真惹氣很哩！虧煞了親翁通這消息，不然，還了得嗎！……尤大人接過來道：「叨在親戚中，敢不盡心嗎？中丞這件事幹得果然對不住太太呢。」

撫台太太眼圈兒一紅，歎了一聲氣，道：「噯！」

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親翁既在這裡辦事，還是搬來這裡祝又沒同著太太一搭兒來，也沒照應，決計搬來吧！」說著指了一指道：「面前的幾間，原是空著呢。親翁住了，豈不好呢？」尤大人喜的什麼似的，直說不來話了。只答應著：「是是……」

一會兒，辭了下來。舅老爺留在房裡吃飯。嚴鬍子知道尤某人在舅老爺房裡吃飯，便走過來拜會，說：「兄弟今兒就要動身回家去，行李已舒齊了，就請觀察今日到差罷。」

舅老爺道：「老夫子敢是存了意見了？中丞意思不過叫尤親家幫幫老夫子的忙，諸事還得老夫子操心呢。」

嚴鬍子道：「兄弟七八年沒有回家看看了。這會子撞出這個機會來，其實歸心如箭，一刻也捱不去哩。」說罷，一拱而別。舅老爺笑道：「難堪呢！果然是難堪的。七八年的老賓主了。然而誰教他脾氣不好，沽名釣譽，討百姓的好，不顧自己喝西風哇！」

尤大人笑了一笑道：「『通融』兩字，原是當今處世的要訣，兄弟當初也中了『佼佼』兩字的毒，吃了好些的苦；如今才知道呢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